

## 98年 / 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/5.29

2009/08/05 23:41:34

「迢迢長照路」系列報導一

前言：人口老化後的長期照護政策，是台灣再也不能等的重大課題。家裡有個人倒下，照顧重擔常拖垮整個家庭；當國家袖手，人民只能痛苦承擔。

終於，行政院長劉兆玄宣示推動「長期照護保險」的決心，良法美意需要更多討論。本報今起推出「迢迢長照路」系列報導，邀請讀者一齊關心。

### 60萬人需長照 多少家庭身心煎熬

【記者鄭朝陽、劉惠敏、魏忻忻】

「起來走走好嗎？」七十五歲的馬媽媽彎下腰，試著幫五十歲的女兒阿珍穿鞋。阿珍是極重度殘障者，她四十七歲的妹妹阿蘭也是。五坪大的房子裡，母女三人老的照顧殘的，靠著老人年金和貧戶補助金，支撐著過日子。

### 七旬母 顧女兒50年

七十多公斤的阿珍不良於行，「我完全扶不動她了。」馬媽媽近來連菜籃都提不起來了。她申請每周兩到三次的居家照顧服務，由居服員幫阿珍洗澡；妹妹阿蘭總是整天盯著電視看連續劇，阿蘭轉眼也年近中年，她的尿失禁讓老媽媽忙著「善後」。

馬家一老二慄，全是藥罐子，馬媽媽幾乎像個專業護士，她略懂英文，買了厚厚的原文藥學詞典，為女兒幾大袋的藥丸查藥名和副作用。「這種藥吃多會心悸，我會挑一、兩顆出來。」馬媽媽從餐桌旁的置物盒裡找出藥袋，用日語腔調的英語念出藥名。

在這擁擠狹窄的空間裡，老病的母親為女兒忙進忙出，除了定期訪視的社工，沒有朋友。馬媽媽很久沒出遠門了，無止境的照顧工作，耗盡她的歲月。

馬媽媽並非特例。家庭照顧者總會秘書長陳穎叡表示，台灣需要長照對象約六十多萬人，其中失能老人逾廿四萬人、需他人照顧的身心障礙者約四十多萬人；但僅五萬人安置在安養中心、十六萬人聘外籍看護，四十萬人留在家中，由親人照料。

「因家人有長照需求而受影響的，應該再乘上三到四倍。」家庭照顧者總會理事長、陽明大學衛生福利所副教授王增勇認為，雖然失能者狀態不一，但有一個人倒下，影響的就是一整個家庭。

這些家庭照顧者，廿四小時負責失能家人，從餵食、洗澡到翻身換藥，日復一日、沒有休假，用青春和健康，換取家人生命的延續；學者形容，長期照顧像是「交換生命」的歷程。

### 老小都靠她 快崩潰

年近六十的阿金（化名），大半生照顧心智年齡只有五歲的獨子，最近高齡八十的婆婆骨折，行動不便，生活大小事得靠她。想起自己總是身心俱疲過日子，「連女佣都不如，女佣還有薪水和休假啊」。

阿金在極度疲累時，也曾想過「把枕頭蓋在兒子臉上，只要幾分鐘，就一了百了」，結果囚徒般的境遇。有天，她發現自己真的舉起枕頭時，她害怕到想剁掉自己的手。

有這種想法的不只有阿金，有人真的付諸行動。

今年二月，高雄一名婦人綁住婆婆四肢，以枕頭蓋住老人臉上長達十分鐘。見婆婆還有呼吸，再用膠帶黏貼嘴鼻，然後外出半小時，返家見婆婆仍有氣息，再次以雙手對枕頭施壓十幾分鐘，直到婆婆窒息死亡。

### 讓悲劇停止 該靠誰

消息一傳開，震驚社會。是什麼原因，讓她殺死親人的意志如此堅決？專家認為，過去家庭可共同承擔的照護責任，現在都落在個人身上，成為難以承受的重；多年來家庭照顧者在家裡默默承受一切，期待國家機器伸出援手，幫助卻有限。

內政部九十七年統計，除了高雄縣等少數縣市外，老人福利機構供給床數多於「需求人數」，但這需求人數僅七萬，遠比粗估認為有需求的廿四萬人少。目前負擔照護工作的，多數是外勞及家人。

許多家庭付不起外勞或安養中心費用。顏媽媽剛送走臥病五年的丈夫，現在照顧失智七年的母親，並幫兒子帶小孩。她不只一次想過，如果母親失智症狀更嚴重，她再也無力照顧，是不是帶著母親一起走？別把重擔留給兒女。

### 讓人民安心 盼社福

有能力去安養中心，長輩也不一定同意。小周父親中風，臥床不起，媽媽年紀大了，他和太太又要上班，和媽媽商量，把爸爸送去安養中心。但周媽媽反對，她說，在安養中心也是躺著，「要躺不如在家裡躺，幹嘛花錢去那裡躺？」

申請外勞，是許多人不得已的選擇，但條件嚴苛，過程更是艱難險阻。王增勇坦言，「外勞已是長照體系一部分。」

許多家庭需要全天候協助照顧的人力，這是一天僅四小時的喘息服務無法替代的。

馬媽媽背影沉重，重殘的姊妹倆是老媽媽此生沉重的負擔，年紀漸大，這擔子愈來愈拖不動了。長期照護保險即將開辦，但真能讓她卸下一輩子的負荷嗎？【2009-05-29/聯合報/A6版/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】

#### 申請外勞…慢慢等吧 為醫師證明 病人受盡折磨

【本報記者梁玉芳】

一百零三歲、失智的臥床老人家要出一趟門，可真是件不容易的任務。但是，為了替百歲的林家阿公申請外籍看護，臥床的阿公非上醫院去不可。要到指定醫院，開車就要一小時，林家兄弟就怕父親坐不住，要鬧。

六十三歲的「老林」說，一生務農的父親在一百歲之前都很勇健，除了九十七歲那年突然心臟積水、送醫治療之外，「健保卡幾乎很少用」；近年，出現失智症狀，但很輕微，家裡四兄弟為父親請了台籍看護，一個月六萬多元，「就算貴，這個錢也要花」，因為台籍看護「講台語嘛也通」，才能和百歲林阿公聊天。

直到去年，林阿公認知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都急速退化，不認得人、也開始包尿布了；台籍看護也要退休，所以林家兄弟打算為父親申請外勞照顧，「比較年輕有力氣，抱得動老人家」。在高齡化的台灣，老人家照顧老人家，竟是常見的寫照，百歲林阿公的長子也七十三歲囉。

打聽之下，平常看診的醫院不具開立「失能診斷證明書」資格，住在台南縣的阿公必須送到臺南市某醫院，院方還指定必須掛神經內科某位醫師的門診。

老林和兄弟一人開車，一人和看護撐著阿公，終於到達醫院。老林說，醫師都還沒看輪椅上的阿公一眼，劈頭就說：「你要連續看我三個月，三個月後我才會開證明。」老林當場傻眼。

「你覺得一百歲的生病老人，會有幾個三個月？」任教職的老林說，醫師漠然的態度讓他傷心，百歲父親已失能到不能走、不能說話、還要包著尿布，這需要三個月才能證明？

醫師倒也乾脆，當場要求家屬退掛。斯文的老林已經氣得說不出話來。老林的女兒林怡馨心疼一百零三歲的阿公和當場氣結的父親，她上網一查，發現失能的阿公早領有重度殘障手冊，根本就可以直接申請外勞；她打一通電話給仲介，立即搞定。

林怡馨說，阿公很幸運，遇到一位很貼心的印尼看護；不久阿公因為器官衰竭，走完一生。「如果真照醫師的指示，阿公真的沒有三個月可以等了。」

林怡馨的心聲並非個案，許多民眾不明白：每次出門都要動用救護車的插管、癱瘓病人，是不是能請醫師到宅鑑定呢？

【2009-05-29/聯合報/A6版/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】

#### 郎姑：爸失智 或許忘了洗腎苦

【本報記者鄭朝陽】

「長期照護家人的辛苦和壓力，不是一般人能體會的。」舞台上、螢幕前的藝人郎祖筠嬉笑怒罵，只為博君一粲；回到家，她的心思全放在失智四年多的八十四歲郎爸身上，不容出一點差錯。

從確定父親失智開始，郎祖筠和家人的情緒就跟著他病情上下起伏。她說，由於老爸還患高血壓、糖尿病，飲食必須嚴控鹽量，「炒菜撒的鹽都要先秤過。」郎爸吃不慣清淡，常在餐桌上鬧脾氣，一把將餐盤推開，大喊：「我不吃了！」

「好在他一下子就忘了味道，哄一哄，他又回頭吃了幾口。」郎祖筠半開玩笑地說，後來父親糖尿病情加重，必須洗腎治療，看他受罪，很不忍心，「有時也慶幸他失智，不太記得所受的苦。」

#### 等待看護 人仰馬翻

這段時間，郎爸有一位菲律賓籍監護工全天候看護，家人的作息未受太大干擾，但菲傭來台工作時間屆滿，等待新看護的四個月，才是考驗的開始。

半夜，郎爸起床喝水，因為膝蓋無力癱坐在地上，髖關節裂開，緊急送醫。和許多失智的老人家一樣，郎爸也曾走了回家的路，女兒為他戴上了「愛的手鍊」，上面寫著郎爸編

四七七八六 休 休也也也心心口外口印 入九九也也也上 父口口口休」 上山河日印巴網  
號和失蹤老人協尋中心的電話。但是，老爸仍「愛面子」，他總會脫下「愛的手鍊」，  
假裝自己一切都好，卻讓家人提心吊膽。

當父親剛罹患失智症時，郎祖筠和弟弟、弟媳、媽媽輪流抽空照顧郎爸，幾乎全家動員，白天上班，晚上照顧，大家全累翻了；照顧重任還是又落在退休的媽媽肩上。

### 外向母親也陷憂鬱

六十六歲郎媽媽原本是個生活精彩的銀髮族，她是太極拳老師、交友廣闊，但是變成丈夫的全職照護者後，她的老年生活也跟著陷落。

郎祖筠說，媽媽經常抱怨頭昏眼花、心悸，全天守著的老爸的照顧壓力讓她受不了，  
「她差點瘋掉，看得出來她快速進入憂鬱狀態。」

新申請的印尼幫傭還沒到之前，為了搶救過勞的母親，郎祖筠找到陽明山的一家醫療照護機構，每月照護費用三萬元，讓郎爸進住，解除家人的負擔，也能就近探視。

「送他出門的那天，他看我的眼神，我一輩子都忘不了！」哽咽的郎祖筠回憶說，那天搭計程車送父親到機構時，他愁眉深鎖地望著她，好像在說：「你要把我丟掉呀？你不要我了嗎？」下了車，郎爸像小孩一樣不斷鬧彆扭，就是不願待在安養機構。郎祖筠無計可施，只好帶著父親打道回府。

### 期許長照真正落實

回到家，郎祖筠在紙上寫下她為老爸安排的兩種選擇：「一、在家裡等新的人來照顧？二、去住今天去的地方，我們天天去看你？」郎爸接過筆，在第一項打了勾。郎祖筠淚水奪眶而出。

她說，照護者需要更多喘息服務；但是，台灣專業照護人員數量不足、訓練不足，只能期待政府拿出更能讓有說服力的長照藍圖。

【2009-05-29/聯合報/A6版/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】

### 《Q&A》

#### 長照上路 提升失能者生活品質

【本報記者張耀懋】

Q：家裡若有人需要長期照護，是該送到大型安養機構、巷口的安養院或在家裡照顧比較好？

A：這是國內長期照護多年前的第一波大論戰。前台大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長吳淑瓊說，大半家屬希望將病人送到機構去；但是老人家幾乎都想留在家裡。

目前先進國家長期照護的主流作法是：發展「居家照護」，由專業者到宅來協助老人，讓老人可以「在地老化」，而不是集中在偏遠的老人村裡。「在地化、人性化」，正是長照的精髓。

Q：在政府實施長期照護保險後，為老、殘家人勞累的照顧者及失能者本身，會有何幫助？

A：長照保險上路，將可稍卸照顧者的重擔，讓失能者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。

依目前經建會的規畫，符合一定條件，可以請領長照給付，由「居家服務員」定期至家中協助失能者療護；另外，也會有「居家護理師」、「復健師」等專業人員到府協助照護；若想請外籍看護協助照護，長照保險機構則會補助部分外傭的費用。

Q：如果在家照顧，要用外籍看護還是本國居家服務員？

A：日本和德國都是由本國人負擔照顧老人責任。「我們日耳曼民族自己照顧自己的老人，不要他國勞工代勞。」這是吳淑瓊在德國考察時印象最深刻的話。在日本，居服員大半是日本年輕人；也有以看護專業為主角的漫畫。

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說，不少國家設立門檻限制外籍看護，甚至完全禁止；台灣卻大量使用外籍看護工，人數達十六萬餘人，預計兩年內會暴增一倍。這將引起照護品質、排擠本勞等問題。也有學者認為，長照保險給付應納入外勞，或現金補貼聘用外勞的家庭。

Q：未來長照體系的財務問題，該採稅收制或保險制？

A：兩派各有論點。目前以保險機制實施長照的國家有瑞典、德國、荷蘭、南韓等四國，其餘則是以稅收挹注，為國家的社會福利措施。民進黨執政時代朝稅收制規畫，不過，國民黨執政後，近日行政院已定調，未來採保險制，年底立法，兩年內上路。

【2009-05-29/聯合報/A6版/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】

